

该靠什么质疑“赈灾棉被”

汤嘉琛

今日论语

1998年的长江洪灾,让家住荆江分洪区的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灾民。洪水来时正值半夜,我们只能迅速整理一些值钱的家当,逃往地势稍高处搭建临时住所。在救灾棚里住了几天,政府就运来了赈灾物资,饮用水、大米、消毒剂等急需品都有。但是,尽管洪灾发生在炎热的夏季,当时最受欢迎的却是薄棉被和羽绒大衣。

分洪区经济基础薄,洪灾让很多家庭一无所有。洪水退去后,条件稍好的家庭迅速开始重建家园,有些灾民则仍要在救灾棚住。时间很快到了冬天,政府和救灾组织对

灾区的关注已逐渐撤离,赈灾活动在几次表彰大会后也基本结束。对仍住在救灾棚里的灾民而言,棉被和羽绒大衣比其他任何赈灾物品都管用、耐用。

没有真正经历过灾难的人,或许很难理解灾区民众面临的困难和无助。以围观者身份喊几句“灾难无情,人间有情”很容易,但很难指望他们真正了解灾区。在媒体曝出红十字会给“威马逊”台风影响的灾民发放薄棉被时,有些人骂红十字三伏天“送温暖”是一件蠢事,但作为曾经的灾民,我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。

一个曾多次参与洪水和地震救灾的朋友,与我对“赈灾棉被”的看法颇为接近,在他们运送的救灾物资中,几乎每次都有棉被和大衣;一些

曾参与赈灾报道的记者也发微博,说有些暂时用不着的救灾物资,在灾后重建中会成为必需品。看媒体报道,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,棉被几乎都是各救援组织的“标配”。

反观网上一些对“赈灾棉被”冷嘲热讽的人,他们的发言或是基于对红十字会的习惯性质疑,或是认为灾区现在很炎热不需要“送温暖”。还有少部分人的发言则带有阴谋论的色彩,比如认为红十字会给灾区送棉被是借机“清理库存”。

倒不是说我对“赈灾棉被”的看法比那些批评者更理性,毕竟,不同地域的气象条件、生活习惯等都有显著差异,别的灾区的经验并不能直接套用于海南台风灾害。但是,外人争论再多,也不如灾区实

际情况有说服力。这两天有当地媒体报道,棉被在灾区可能并不多;有网友前往灾区考察后也发现,红十字会“夜晚风凉”的回应确属实情。由此可见,保持审慎,不盲目质疑,确实很有必要。

值得强调的是,我并不是说红十字会不能被批评、被质疑。相反,作为一个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,红十字会的一举一动都应该被监督。经过这场“赈灾棉被”争议,红十字会会有必要检视赈灾安排是否能更科学、更分轻重缓急。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,无论是红十字会还是媒体和公众,当务之急都应将视线聚焦于灾区灾民,帮他们共渡难关,而且最大限度地确保他们能获得持续救济和关注。

新民随笔 基因

董纯蕾

你最想获得的基因是什么?如果有人夸你多了一样大多数人不具备的基因,比如淡定,比如博学,比如富有灵感,你不会因为这异于常人的“基因”而惴惴不安吧?你能一眼就看出这里的“基因”不过是一种比喻吧?

然而,这事儿若发生在食物和食材身上,结果就不这么简单了。我的一位同事,在最近的一则报道中采用了类似的比喻手法,形容一种经过农业育种技术的选培而不再惧怕高温的蔬菜“找到了耐热基因”。于是,便有读者不放心了,很快就有人来问“这不是转基因植物吧?”于是,我们不禁继而琢磨,接下来是不是要再写一篇文章,说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的差别;以后是不是慎用“基因”比喻,尤其在和吃的有关的报道对象上。

从什么时候起,“基因”成了如此牵动神经的一个词。最早认识这两个字,应该是在中学的生物教科书里,“基因,遗传的基本单元”,书里如是说。与之相关的,还有DNA、RNA、碱基、序列、位点、性状性等一大堆知识点。如今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转基因,那时似乎并未在生物教科书里占据太多篇幅。不似现在——说到农业培育的新技术、新品种,最先投射在人们脑海里的只有三个字:转基因。还有多少人记得门德尔定律,记得嫁接、扦插、杂交优势,记得这世上还有许许多多早已成熟、比转基因更广泛地应用于农业中的传统方法?

这遗忘,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,抑或是知道得太少?此处,我无意讨论转基因技术的是与非,也不试图让你接受“有关于此的争议与分歧,在分子生物学界并没有公众以为的那么激烈与巨大”的我的认知。不过是好奇:当你恐惧转基因的时候,你真的知道你在恐惧什么吗?当我们谈论转基因时,我们其实在谈论什么?

从某种程度而言,当新名词越来越多,我们丢失的常识也日渐增长。如果真的可以给自己转入某种基因的话,我希望那是能够滤除垃圾信息的基因、可以快速明辨是非的基因。当然,这依然是一个比喻。

莫学“九斤老太”

权威声音

近日,湖南邵阳市征兵办公室对13名拒服兵役青年进行公开通报处理。究其原因,这13人2013年夏秋季入伍后,怕苦怕累,不安心服役,被所在部队作退兵处理。舆论中“垮掉的一代”呼声再起,泛起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悲鸣。

青年身上,诚然问题不少。但若把众多问题堆积,把负面形象集中,就给青年人整体贴上“宠坏的一代”、“迷惘的一代”、“永远长不大的一代”的标签,显然过于武断、简单。从这些标签上,可以明显感受到评价者的话语霸权和自以为是“优越感”。与其下这样的结论,不如反思成年人世界在价值传承、精神坚守方面有没有尽到责任、有没有履行义务。

鲁迅在《风波》里塑造了九斤老太这个人物形象,她的标志性语言就是:“一代不如一代了”,其理由是:她生下来九斤,儿子八斤,孙子七斤,曾孙女只有六斤。不去主动适应时代变迁,用保守观念拒纳时代新特征,看待青年身上新问题,只会看到后辈“初始体重”的下降,看不到引导转化青年“成长潜力”的责任。

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曾遭遇过上一代人的质疑,每一代人也都是在上代人的质疑声中长大,成熟并学会担当的。莫要戴着有色眼镜,拿老标准去看他们,忽视过滤掉他们身上那些鲜明的时代因素与正向价值。(姜夔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刀叉贼子

谢春彦

手持刀叉,来闹华夏,冠名福喜,乌七麻哈。钵中何物,你毒谁啊?狼心贼子,我将汝骂,你的上帝,究属哪家?作恶如此,整个坏瓜。食为民天,不容毒邪。夜读新民晚报江砚君讨福喜食品公司微评,怒起作此应之。 甲午七月 浅草斋春彦

新民新语

好人坏人

左妍

对孩子来说,分辨人的方式很脸谱化,生活中的人只分好人和坏人。慈眉善目的是好人,猥琐难看的是坏人。长大后,社会变复杂了,好人和坏人分不清了,更不可能从脸上去读懂一个人的好与坏。

当记者,一直穿梭在社会底层,弘扬真善美,也曝光假丑恶。生活中,好人坏人总是交替出现,有好就有坏,有美就有丑。

周末,我走访了3年前曾报道过的一对双双病重的江西小哥俩。当时为身患白血病的哥哥筹到了数十万的骨髓移植手术费,之后我便与这家人失去了联系。最近,当我因采访顺路再次走访他家时,兄弟俩的父亲告诉我,3年来,孩子因排异反应仍需继续治疗,有位低调的生意人,默默资助孩子的医疗费,前后捐了一百万。这件事让我意外,颠覆了我的传统观念,谁说为富不仁?

与此同时,也是最近我采访报道的,一个急需捐款救命的小女孩,父亲为了寻找救命的方子而四处奔波。突然,一个电话打来,“我们有救命的药!”父亲欣喜若狂,坐长途车跟随“老师”去了位于外地的实验室,却差点误入传销的圈套。

我把这两个故事发在朋友圈,引来无数评论:两个同样不幸的家庭,一个遇到“好人”,一个却遇到“坏人”,命运因此大不同。

我们像儿时一样,将人轻松地定义为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。可是,抛开“好人”不说,“坏人”真的“坏”吗?能不能通过一件事衡量一个人的好坏?

天堂与地狱一线,善恶一念。恶和善一样,都是从老祖宗那边接收来的遗传,是人性的一部分。有时,“好人”“坏人”的分类和评判是片面、错误的。人可能做好事、做坏事,但人却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。一个犯罪分子也可能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,而一个和蔼的领导也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。

一切的评判都是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、不同人眼中的。所以,你又怎知那个“坏人”自己不是受害者呢?或许他只是好心办了坏事。

自由谭

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。只要不当出头鸟,在足够庞杂的生态中,大抵还是能够存活下去的。偏偏有人不信这邪,就免不得“见光死”。比如,最近有媒体爆出“尿疗协会”,面对质疑,该协会会长坚称:“没有喝过,就没有发言权。”我毫不怀疑,这又将又是一起“张悟本”事件的翻版。值得感叹的是,同类事件一再上演,说明生活中科学的土壤还不够坚实,使人常常陷于“虚妄”的泥沼。

仔细想想,这个会长可能比张神医要厚道点,因为他至少身体力行,并且自认效果不错,当然,他在饮尿的同时,也积极锻炼,这就造成了他自以为是的“本钱”。有了本钱,想要翻番,除了会说故事,还要包装,要找到权威的背书,中国文化

道在矢溺乎?

杨澄宇

博大精深,想抓到点“吉光片羽”,不会太难。《本草纲目》上就有其“性温不寒”的记载,民间又向来有“童子尿”的说法,“权威”加上“常识”,遂酿造了一杯“巫术”的“迷幻药”。

是科学还不够普及吗?稍微有点常识的人,应该都不会迷信这样的咄咄怪事。但是,巫术的可信与可怕恰在于其无法证伪性,总是能够似是而非地自圆其说。说到“常识”,他们也有他们的常识;要说“科学”,按照他们的观点,尿中有不少“微量元素”,“大有裨益”。这只能说明,巫术与谎言大都有貌似科学的外套,所以,不那么科学的结论不是科学的近似,而是“伪科学”。

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鸟为食死,诚不我欺。这个“尿疗协会”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人们“太天真”,就一定有背后的利益因素,会员们也一定有其极其现实的诉求。生老病死,死生大道,当信其有时,摆在面前的就是一杯“苦口良药”。当然,为了效果更好,加上一些另外的“作料”也是应有之义,而这,就只有去会长大人那里“请”了。会长大人说,没有尝过就没有发言权,那只能还之以:“没吃过猪肉,还没见过猪跑吗?”史载勾践卧薪尝胆,为了甄别吴王夫差的病情,竟尝其尿溺,最后落下个口臭的后遗症。会长大人估计不知道这事,要不然又可以开发“副产品”了。

毫无节操的功利主义正是这些“荒诞剧本”得以上演的土壤,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”、“三人成虎”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训,只因这次它使用的“道具”实在太过“惊悚”,才会引起大家的嘲笑。不禁想起之前媒体报道的毛坦厂中学,每年高考时,送考大巴的司机一定要属马,取“马到成功”之意。学校边上有一株“神树”,香火不断,当地人说,这树也就十几年前所种,不知道怎么就以讹传讹变成这般。可见,只要成本足够小,允诺的效益又足够大,每个人都有“饮尿”的冲动。

道在矢溺乎?莫非只有亲口尝一尝,才能破解这样的前现代与后现代混杂而生的难题?完全不需要,因为科学之道,早就该成为值得信赖的“试纸”与破除愚昧的“试金石”,它所获得的结论当是所有现代人的共识。